

2009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流年
纪

My heart
belongs to
someone

唐小蓝

/ 作品

TANGXIAOLAN
WORKS

心有所慕

新情感作家
唐小蓝
蚀心之作

原以为离开，就能重新开始
谁知道命运，早已写好剧本

当爱情碰撞阴谋
一个身不由己，一个言不由衷

他们步步为营
只因彼此，心有所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心有所慕



唐小蓝

/ 作品

TANGXIAOLAN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有所慕 / 唐小蓝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24-9

I. ①心…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617号

书 名 心有所慕

作 者 唐小蓝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张 静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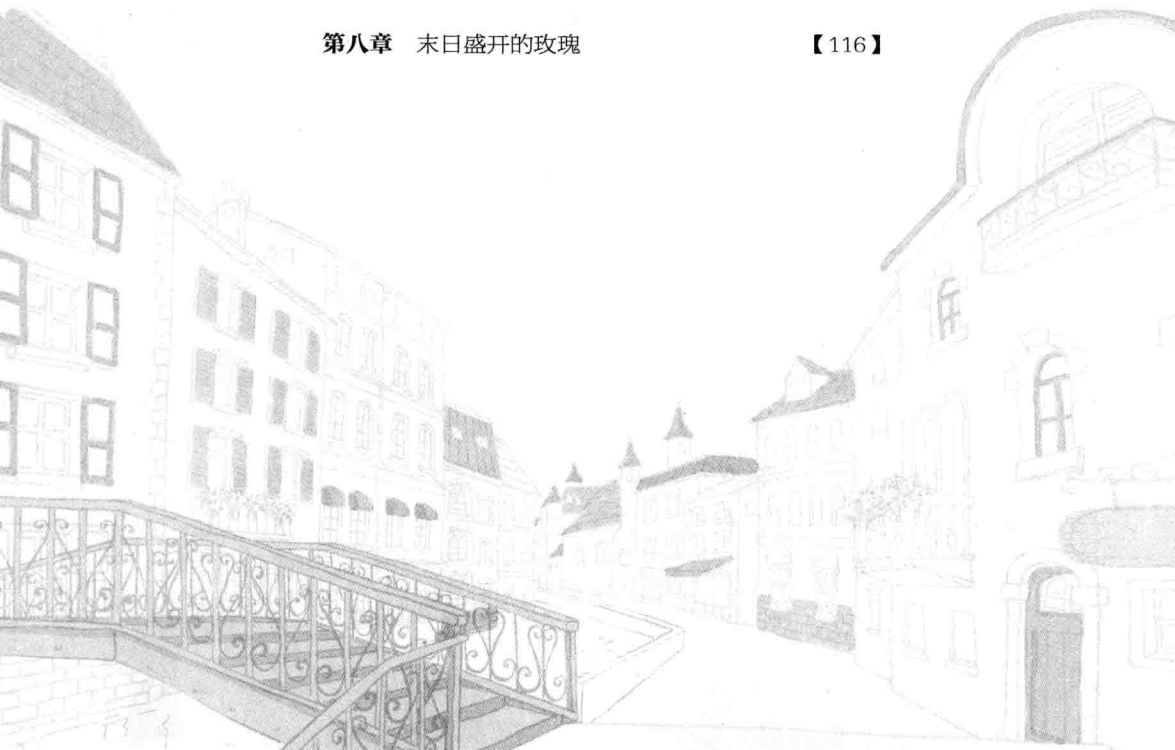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24-9

定 价 2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救美”还是“美救英雄”？	【001】
第二章 假装做我的女朋友	【014】
第三章 共舞一曲爱情华尔兹	【030】
第四章 逃亡路上见真情	【047】
第五章 你最想去的目的地	【065】
第六章 孤单摩天轮	【084】
第七章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00】
第八章 末日盛开的玫瑰	【116】



目 录

第九章	天长地久会有时	【132】
第十章	直到死亡尽头	【148】
第十一章	梦里花开何时落	【167】
第十二章	关于你的似爱而非	【182】
第十三章	胜负暂时未分	【197】
第十四章	第一最好不相见	【210】
第十五章	生死关头诉衷情	【225】
第十六章	不能没有你	【235】



My heart belongs to someone

第一章 “英雄救美”还是“美救英雄”？

月黑风高，华灯初上。

澳门无论昼夜都是一如既往的繁华。这天生就是个习惯了纸醉金迷的城市，人们在这里一掷千金，夜夜笙歌，纵情享受奢华的乐趣。

只是晚上没有白日里车水马龙的喧嚣，而是多了几分安逸平静。

路上几乎看不见人影，关凌蓝哼着歌，踩着一双人字拖，把两瓶白兰地小心地抱在怀里，满心喜悦地走向停车场。

突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刹车声硬生生撕裂夜晚的平静，由远而近，宝蓝色的雷克萨斯迅速地变道转向，车灯亮得刺眼，车子仿佛失控了一样，径直冲向路边的人行道！

关凌蓝感觉到身边的黑暗忽然被照得亮如白昼，反应过来时刹车声已经深深刺痛她的耳膜，她转身查看，却恰好迎上正朝她这个方向撞过来的车头！

这车开的真是……路这么宽，你怎么走不行，偏偏往我这儿撞！

眼看车子已经撞了过来，关凌蓝来不及吐槽，当即一手护着白兰地，另一只手伸出来，在车盖侧前方用力一撑，借力一个三百六十度转身，连续后退几步才勉强站定。

那辆车急刹停住，但冲力不小，连安全气囊都打开了，关凌蓝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白兰地依旧安然无恙，于是拍拍衣襟，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走，仿佛那辆差点撞上她的车就没在她眼里出现过，更别说车里的司机此刻是生是死了。

这时候，又有两辆黑色的轿车奔驰而来，在不远处急刹车停住，然后车上的人乱七八糟地往下跳。

关凌蓝愣了一下，警戒地握紧了拳头，眼中隐约流露出一丝惶恐。

不会是……他来了吧？

算起来，她出逃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以她对何可秋的了解，他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她，凭他的人脉，被找到是早晚的事情。

宝蓝色的雷克萨斯车门忽然被推开，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来，手还捂着额头，似乎是撞伤了。于是从那两辆轿车上跳下来的人，一窝蜂地朝着他冲了过去，嘴里还“少爷”、“您没事吧”、“需要叫救护车吗”之类的嚷个不停。

关凌蓝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原来目标不是自己。

于是她抱着白兰地悄无声息地走开，反正这件事也跟她没什么关系，这种土豪的戏码，她实在没什么兴趣围观。

关凌蓝的车子是一辆小小的白色丰田，她把白兰地小心地放在副驾驶座上，甚至帮它们系上了安全带，然后发动车子准备回家。

突然一道黑影从远处飞奔而来，关凌蓝刚换挡加油，忽然觉得一阵风吹在脸上，竟然是副驾驶的车门被人给拉开了！

“你！”

硬生生踩下刹车，关凌蓝庆幸这会儿车速不快，否则她的白兰地就要飞出去了，结果还没等这念头在脑海里散掉，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已经飞快拎起她心爱的白兰地，当场从车里撤了出去！

然后一个人影蹿了进来，坐上副驾驶座，砰一声关上门！

关凌蓝反应不及，眼睁睁看着自己花了半个月工资才买来的酒就这么被人给扔了，于是当即哀号一声：“我的酒！”

她眼中寒光一闪，顺手把车门锁了，换停车挡拉起手闸，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干脆利落地屈起手肘，卡着那个闯上车的人的喉咙将他抵在车窗玻璃上！

蓦然间，她迎上一双细长杏眼，睫毛浓密而纤长，眼尾略微上扬，瞳孔水汪汪的仿佛浸了水化开的浓墨重彩，眼底有颗褐色泪痣，让这双眼睛徒增了几分诡异的邪气。

那是个极为好看的男人，关凌蓝一愣，手上的力道陡然松了几分。

“人命关天，求你了，帮个忙吧！”

男人冲她一笑，眼底满是哀求的神色，双手合十拜了拜，关凌蓝却突然觉得仿佛整个世界的花都开了，莺歌燕语，三月桃花，满心飘着的都是柔软清香的花瓣……她觉得心脏骤然跳快了几拍，于是松开手，转头去看后视镜。

是从黑色轿车上下来的那几个人！虽然之前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但关凌蓝的记忆力极好，立刻就对号入座，既然如此，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开雷克萨斯差点撞到她的人了。

可他不是少爷吗？怎么忽然就变成亡命天涯的戏码了？

关凌蓝愣了一下，似乎还没能理顺这个诡异的逻辑，男人已经自觉系上安全带，然后匆匆解释起缘由来：“那些是我家的保镖，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绝对不能被他们抓到！被他们抓回去，我爸一定会再逼着我跟那个不认识的女人结婚的！”

是为了逃婚，关凌蓝在心里默默地窘了一下，然后非常愤怒地想，他竟然为此扔了她的两瓶酒，这事必须不能忍！

她的原则向来简单粗暴，既然是你主动上了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坐稳了！”

关凌蓝把方向盘一扭，油门踩到底，车子呼啸着冲了出去，在众人诧异及无奈地呼喊追赶中，化作一道白光，瞬间消失在街口拐角处。

关凌蓝开车极为霸气，油门踩得猛，刹车毫不犹豫而且一踩到底，再加上她方向感极好，转向又快，那两辆黑色轿车试图跟上来，结果被她三两下转向并道掉头，立刻就搞得晕头转向，没一会儿就被甩掉了。

她把车开到渔人码头才停下来。夜晚海风习习，吹在脸上无比清凉。

关凌蓝推门下车，将披散的头发缓缓收拢，然后指尖微错，一支黑底彩绘红花的象牙木发簪不知道是从哪里滑出来的，被她插在发间，手腕一扭便绾出一个如同蝴蝶飞舞的发髻。

原本以为男人会晕车，但是他竟然面不改色，关凌蓝觉得有点意外，她是打算给他点教训的，结果没想到完全没有效果，只见男人笑弯了眉眼，一脸真诚地盯着她自我介绍：“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好，我叫陆泊然！”

说着，他朝着关凌蓝礼貌地伸手，关凌蓝笑着将眼眸一眯，将手送入对方的掌心，然后用力一握，顺手一拽，只听咔嚓一声，陆泊然发出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惨叫，整个人就被关凌蓝给扔了出去！

“我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两瓶白兰地，你刚刚顺手就给扔出去了，你说吧，这笔账应该怎么办？”

关凌蓝穿着一双人字拖，再搭配一个双手叉腰的动作，顿时就有点霸气侧漏的感觉了。

“我赔……还不行吗？”

陆泊然十分狼狈地坐在地上抱着手腕疼得直哆嗦，他挣扎着把钱包掏出来，打开后把里面厚厚的一沓美金指给关凌蓝看，心有余悸地问：“这些，够了吗？我是说，这些钱可以吗……”

就差幽怨地对手指数圈圈了，倒是卖的一手好萌。

关凌蓝轻哼了一声，目光跟过去，闲来无事，于是干脆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当即在心中就是一番惊叹。这位少爷的一身休闲打扮倒是十分低调，可仔细分辨就能发现，那其实都是价值不菲的欧洲设计师定制款。比起那种恨不得把logo铺满每一个角落的奢侈品，这些才是真正连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低调奢华。

陆泊然把成沓的美金从钱包里掏出来递给她，关凌蓝把钱接过来认真数了数，然后挥手退给他一半，很大度地说：“那两瓶酒值不了这么多钱。”

陆泊然愣了一下，反手将钱又推了回去：“别，别，本来就是我不对。大晚上的吓到你了？”

我哪有那么容易被吓到？

关凌蓝淡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脸不以为然的表情，顺手把钱塞进他上衣口袋里。

只是没想到她这一掌落下，陆泊然身子一歪就要栽倒，被她眼疾手快地捞上来，于是顺势趴在她的肩膀上，一脸孱弱的表情，话说得很慢：“你有、有纸巾吗？”

关凌蓝被这个问题搞得莫名其妙，但还是翻遍身上的每个口袋，最终找到一包，抽了一张给他。

陆泊然用那只好用的手接过纸巾，按在嘴上，这才用力咳嗽起来。他咳得很厉害，猛地咳了一阵才停下来大口喘气，他整个身子几乎都靠在关凌蓝的肩膀上，关凌蓝觉得他越来越重，忍不住抬手抓了一把想把他扶起来，结果就听到男人一声惨叫：“哎哟，你轻轻轻轻点……”

原来这一下恰好捏在他受伤的手腕上，关凌蓝松开手才发现他的手腕都肿

了。陆泊然把脸皱成一个包子，碎碎念着“好疼”，被关凌蓝一记冷眼扫过去，当场就闭了嘴不敢说话。

关凌蓝简单检查了一下才放下心，倒是没有伤到骨头，只是扭到了。

就是说嘛，她刚刚才只用了五分力道而已，谁知道这小子这么不经打来着。出于好意她提醒他：“你的手，擦点药酒，明天就没事了。”

说着正想推开他闪人，无奈肩上趴着的那一位看似清瘦，实际上还真是挺重的，关凌蓝推了一下硬是没推开，语气颇有些不忿：“亲，你可以滚了哎！”

男人做出一副羞涩的模样，但分明贴得更近了，一米八的大个子蹭在一米六五的关凌蓝身上撒娇卖萌：“可这么晚药店都关门了，上哪儿买药酒啊？对了，你家有药酒吗？能不能……”

“不能！”关凌蓝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开玩笑，管闲事向来不是她的风格。

男人语气顿了顿，忽然眼前一亮：“我不白借你的药酒，你想喝什么酒，我请你当交换，好不好？”

“好啊！”

关凌蓝一口答应，笑出一个可爱的梨涡，此等好事，自然不能放过。

于是，成功换得啤酒和水果酒各若干，另捡得美人一只，至于其他……就算了吧！

关凌蓝把捡来的陆泊然领回家，坦然地将钥匙扔在门口的柜子抽屉里，随手拉下帽子，踩着拖鞋从容自若地穿过一地凌乱走到沙发边坐下。

可是陆泊然被惊呆了。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乱的客厅！在向来热爱干净整洁、养尊处优的陆家少爷的眼里，这也就跟垃圾场没什么区别了。

关凌蓝最近连上夜班，白天大多用来补眠吃饭打游戏，早就自动自觉把这个脏乱差的客厅给屏蔽了。

见陆泊然站在门口踌躇不前，面色诡异，关凌蓝想到陆泊然这大少爷连咳嗽都要先垫个纸巾，于是只能起身把垃圾收了收，又把散乱的衣服一股脑儿捡起来扔进了洗衣机，客厅这才勉强有了个能见人的样子。

陆泊然屏着呼吸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挑了沙发最干净的一角，捧着手腕坐得小心翼翼。

关凌蓝从酒架上翻出大半瓶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当水喝，然后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药酒。陆泊然坐着无聊又不敢说话，敛着目光可忍不住好奇心开始四处打量。关凌蓝家最多的就是酒，酒架上琳琅满目，红酒香槟威士忌一应俱全，甚至连喝完没扔的酒瓶酒罐阵容都极为庞大，足够把寻常人家的冰箱冷藏室都给塞满了。

终于把药酒找出来，关凌蓝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拎着药酒瓶子，雄赳赳气昂昂地横晃到陆泊然面前，然后将酒杯往茶几上一放：“手！”

陆泊然动作敏捷地把袖子挽起来，将已经肿成馒头的手腕伸到关凌蓝面前，讨好地笑出八颗白牙：“有劳你了！”

关凌蓝撸胳膊挽袖子，将双手搓热，然后倒了药酒在掌心，很耐心地安慰他：“可能会有点痛，忍着点，一会儿就好了。”

“没问题，纯爷们儿哪能怕这点疼？”

陆泊然咬着唇点点头，嘴上说得挺勇敢，但立刻闭紧了眼睛，分明是一副要英勇赴死的壮烈模样。

关凌蓝忍不住笑出声来，眼中寒光一闪，双手已经捏了陆泊然的手腕，指尖用力按下！

“啊！！！！疼疼疼疼疼！”

陆泊然惨叫一声，声音之大差点震碎了关凌蓝的红酒杯：“这哪是有点痛！这分明就是非！常！痛！”

关凌蓝明显不给他缓和下来的机会，她的手劲本来就大，再加上刻意使力，陆泊然惨叫到第二声的时候已经满头冷汗，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眼睛里的光都暗下来，黑漆漆的只闪着一点微弱的光晕，看起来要多可怜有多可怜。

“小点声，这么晚了让人听见，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

关凌蓝白了他一眼，心中默默吐槽，好歹是个男人，连这点疼都扛不住，太弱了，真是太弱了！

“我都说了我怕疼……”陆泊然无比虚弱地回瞪了关凌蓝一眼，但当场被她犀利的眼神击败，无可奈何之下，干脆愤然捞了茶几上的红酒杯，大口地猛灌起来！

“你不是说你纯爷们儿不怕疼吗？”

关凌蓝一边嫌弃他口是心非的表现，一边手上没停地又连着按了两下，忽然发现这人竟然没动静了，一开始还以为他终于可以像个爷们儿一样咬牙坚持了，

结果抬头一看差点气炸了，陆泊然脸颊微红，一双杏眼泛着浅淡风情，低眉婉转，此刻正拎着个空杯子靠在沙发上傻呵呵地笑。

喝我的酒！还喝醉了！

关凌蓝在心里愤怒地咆哮，没想到陆泊然竟然是传说中的“一杯倒”，可惜了她这瓶好不容易淘来的Sherry啊！

“你……你！”

关凌蓝脸上变色，伸手怒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陆泊然笑呵呵地摇摇头，语气含混不清：“我、我没醉！”

这还叫没醉？关凌蓝无语，陆泊然兴高采烈地把她的手拉过来，指着那竖起来的一根手指头，笃定地说：“这是1，不是2！”

关凌蓝顿时哭笑不得，傻到这种程度，果然是喝大了。

怎么办啊要怎么办？关凌蓝忽然有点不知所措了，眼睁睁看着陆泊然一双眼睛睁大了直盯着她看，眨也不眨，看得她毛骨悚然，心跳骤然飙到了一百八，毕竟被这么一个美人深情款款地盯着看半天，就算是再淡定的人也吃不消啊！

“关凌蓝……”陆泊然忽然开口喊她，语气饱含深情，眼里晕开一片波光，神情娇羞却透着诡异，关凌蓝顿时警觉，心道“不好”，刚想闪人，就见陆泊然忽然张开双臂朝她飞扑过来，像个快乐的娃娃：“我最喜欢你了！”

“喜欢你妹！”

关凌蓝抬手照着陆泊然的脸就是一拳，她没敢使上全力，只是想把这入给打下去就好，结果没想到陆泊然竟然先抱住了她的胳膊，然后借着这股冲劲直接将关凌蓝扑倒在沙发上！

关凌蓝：“……”

这是什么情况？

四目相对，关凌蓝被陆泊然琥珀色的眼眸里流露出的柔情闪得大脑暂时短路。她记得曾经听人说过，眼眸的颜色越浅，就越薄情，年少的青涩岁月里，她也曾经遇上那么一双眼睛，清澈动人，只是转瞬即逝。

陆泊然瞪着水汪汪的眼睛看了关凌蓝一会儿，忽然低头将唇贴了上去。

他的唇很柔软，也很热。

关凌蓝的心里闪过这样一句话。这样如同蜻蜓点水的吻，温柔甜蜜，她之前从未体验过，她心思荡漾了片刻，然后幡然醒悟：老子竟然被人酒后强吻了！

竟然敢占我便宜！关凌蓝怒不可遏，当场曲起膝盖，狠狠一脚踹下去！

陆泊然咕咚一声从沙发上掉了下去，关凌蓝拍拍手，起身看过去，见他横躺在地板上，紧闭双眼，呼吸匀称，竟然是睡着了！

关凌蓝的脸上顿时挂了三条黑线，老子正等着揍你呢，你竟然睡着了？！

不开心啊不开心……关凌蓝愤愤地把陆泊然扔在客厅，从酒架上挑了瓶伏特加，整瓶拎着回房间去了。

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客厅里重新陷入沉默，黑暗中，有一双绝美的眼睛缓缓睁开，陆泊然爬起来坐在地板上，后背靠着沙发，慢慢曲起一条腿，望着关凌蓝房间的方向，露出复杂的神色。

他的动作很轻，但是因为手腕有伤，所以艰难而缓慢。

此刻他的眼神非常清醒，醉酒该有的迷茫混乱一丝一毫都没有。

关凌蓝……陆泊然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眼中骤然闪过浓烈的杀气，但眼睛里那一点清冷锐利的光亮很快就碎成满天星辉，然后很快地暗了下来。

若有似无的哀叹，自他的嘴角溢出来，浅淡的，甚至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

宿醉伤不起啊！

关凌蓝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欲裂，她捧着脑袋陷在一堆揉乱的被子里哀号，阳光暖融融地洒满了床。掀开被子，一只空着的伏特加酒瓶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出很远。

她失眠非常严重，而且安眠药对她完全无效，要么把自己灌醉睡过去，要么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天亮，两个选择，关凌蓝毫无疑问地挑了前者。

她揉着头发爬下床，晨光正好，拉开门便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刚洗好的衣服在阳台晾成一排，随风飘荡，柠檬味的空气清新剂夹杂着茉莉花香的洗衣粉，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客厅里焕然一新，窗帘都被拉开，转头就能看到清澈湛蓝的天际线，阳光折射在地板上，闪着明媚的光，每件东西似乎都去了它们应该去的地方，一切都那么安静、整洁、漂亮。

餐桌上的早餐是煮鸡蛋、白粥和烤的金黄酥脆的面包片，整整齐齐地摆在餐桌上，关凌蓝把嘴巴张成一个圆形，让人忍不住想要把圆胖可爱的煮鸡蛋塞进去。

“早上好”，这一切的“幕后英雄”光着脚站在金灿灿的晨光里，扬起嘴角

笑得云淡风轻，他洗了头还没干，湿漉漉地挂着水滴，所以把关凌蓝平常用的那条粉色小碎花毛巾给搭在了脖子上，式样简单的白衬衫挽着袖子，搭配一条休闲长裤，竟然硬生生被他穿出了米兰时装周T台秀的韵味。

“你……你……你……都是……你干的？”关凌蓝顿时感觉大受刺激，惊讶地四处指着，从阳台到客厅再到餐桌。

“嗯，顺手收拾一下，”陆泊然随口答应，神色平静，走过去帮关凌蓝拉开椅子，极为绅士地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轻描淡写就把话题转开，“先吃早餐吧！”

关凌蓝的脑海里忽然闪过无比熟悉的画面，街头老旧的早餐店里，穿着西装的男人把一屉小笼包推到她面前，笑着问她：“你饿不饿，要不然你先陪我吃个早餐吧？”

时光交叠，旧日的沧桑如潮水般汹涌，一连串的名字接连挤入她的脑海：齐风、新瑞、何可秋……那些回忆太沉重，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关凌蓝用力捏住了自己的指节，迅速地垂眸掩盖了眼中的失神，只能装出被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冲昏了头脑的样子，完全顺从地坐了下去。

陆泊然抬手帮她盛了一碗粥，递到她面前。关凌蓝注意到他的手腕消肿了些，只是还不敢用力，所以只能用单手搞定一切。

他的眼角眉梢都仿佛浸透了温柔，全无以往她所见识到的那些世家少爷的嚣张跋扈，看起来更像个温柔腼腆的邻家男孩。

阳光暖融融，洒了他一身，连发梢的尾端都被镀上一层高贵的金色。关凌蓝这会儿终于有机会仔细把陆泊然看个分明，唇红齿白，眉目清秀，长相实在漂亮，而且并不是雌雄不辨阴柔伪娘的好看，而像是山林中苍郁笔挺的翠竹，充满了健康阳光的美感。

关凌蓝看他看得有些专注，陆泊然露出八颗牙的标准笑容，语气有些得意：“那么认真看我干什么？难道喜欢上我了？那你觉得我好不好？帅不帅？完美不完美？”

关凌蓝抬手照着他光洁的额头直接来了个栗暴：“陆泊然，你欠揍吗？”

陆泊然一手捂着头，很没骨气地把脖子缩了回去，默默把一块面包片塞进嘴里嚼着，腮帮子鼓鼓的，活像一只贪吃的仓鼠。

关凌蓝找了勺子喝粥，白粥很香醇，火候到了，米粒完全化开，糯糯的口感

极好，她很喜欢。

陆泊然吃完一块烤面包，抬手用纸巾抹掉嘴边的碎屑，细长的杏眼里眼波流转，深情款款：“非常感谢你昨晚收留我，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富二代请人吃饭什么的，没兴趣。关凌蓝嘴里含着勺子，非常不屑地甩了甩手。

“……我能请你喝酒吗？”陆泊然无比谄媚地把个“酒”字的尾音拖得百转千回。

关凌蓝顿时眼睛发亮：“去哪儿？”

酒鬼于是就这样被拐走了，陆泊然提出在议事厅喷水池附近有家小酒庄，他可以提供一瓶年份极好的红酒请关凌蓝品尝。

关凌蓝点头称赞，陆泊然主动领路，然后他们就整整步行了一个小时，结果没找到地方。

后来陆泊然打开手机导航，跟着路线走，两人又走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找到地方。

最后关凌蓝怒了，一把从陆泊然手里夺走手机查好了路线，然后原地重新出发，用了五分钟……就到了。

陆泊然：“……”

关凌蓝无比懊恼地想，自己竟然让一个路痴带路，怪不得她此刻的智商碎一地，怎么捡都捡不起来了。

为了弥补关凌蓝的精神损失，陆泊然很识趣地开了瓶价格在五位数以上的好酒，关凌蓝向来嗜酒如命无酒不欢，于是气氛立刻变得格外融洽，她甚至还主动跟陆泊然聊起天来：“你怎么会想到来澳门的？”

“因为我听说澳门有很多好吃的，像马嘉烈蛋挞、炸鱼片、榴莲雪糕和咖喱鱼蛋……哦对了，还有官也街的猪扒包……”陆泊然认真地掰着指头数着，说到高兴之处竟然眉飞色舞，不亦乐乎，他面前只放了一杯冻柠檬水，显然是不敢喝酒。

关凌蓝看得目瞪口呆，心想敢情这位高富帅竟然是个吃货，这还真是不太科学了！

酒毕竟不能当饭吃。

陆泊然可怜兮兮地看着她：“我饿了。”

吃人的嘴短，关凌蓝自然不好意思拒绝陆大少的请求，于是街头小吃走起

来，陆泊然手上擎着一串龙虾丸，嘴里咬了一个正在嚼，怀里塞了个猪扒包，还不忘拿手机出来查导航，再三确认咖喱鱼蛋和榴莲雪糕的位置。

鄙视吃货……关凌蓝空着双手跟在陆泊然身后，不时把拐错方向的人给拖回来。看他兴冲冲地吃了这个又买那个，就像是小孩子在逛游乐园一样，而且她深深觉得这家伙的肚子像个无底洞，乱七八糟一路吃下来，她看都看饱了，他竟然还觉得没吃饱还在不停地吃！

“这个花生糖真的很好吃！你尝尝！”

陆泊然一手捧着榴莲雪糕，一只手从手提袋里掏出刚买的花生糖，殷勤地送到关凌蓝嘴边。她原本不爱吃甜的，可是扛不住美男子诚恳又殷勤的表情，于是张开嘴把陆泊然手上的花生糖吃了。

香脆甜蜜，略带醇香，关凌蓝吃得出芝麻和冰糖混合在花生里的味道，陆泊然在一旁笑得十分得意，随手往嘴里填了一把花生糖，话都说得含糊不清：“吃甜的心情好，吃完糖再笑一个，是不是很开心？”

关凌蓝的心骤然一颤，记忆中忽然闪过模糊的画面。年轻瘦小的男孩就站在她面前，掌心里托着两颗彩色包装的糖果，谨慎小心得仿佛托了什么贵重的珍宝，他的语气很稚嫩，可是却满怀真诚：“妹妹，我请你吃糖，你开不开心呀？”

“糖糖……”关凌蓝无意识地喊出那个名字，这才回过神来，陆泊然一边把花生糖咬得咯咯作响，一边诧异地问：“糖？什么糖？凉茶没放糖啊！”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两杯凉茶来，插上吸管，顺手分给关凌蓝一杯。

也许是花生糖太甜，凉茶喝到嘴里越发苦涩清凉，关凌蓝忍不住感叹了一声：“啊，好苦！”看陆泊然喝得津津有味的样子，顿时觉得整个人生观都错乱了。

“这个给我吧！”陆泊然喝光自己的凉茶，见关凌蓝满脸都是不喜欢的样子，于是接过来自己喝，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饮品店问，“我去买饮料，你喝什么？”

关凌蓝觉得满嘴都是苦涩的药材味，非常不爽，于是要了一杯西柚汁，陆泊然一路小跑去排队。关凌蓝找了个地方坐下等着，百无聊赖地盯着地面发呆。

“Hello？”

有人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与她搭讪，关凌蓝抬头就看到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她实在懒得应付，于是翻了个白眼，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但是外国人显然没有放弃，继续锲而不舍地围着她问这问那，什么“是不是一个人来的”、“要去哪里”、“吃过饭没有”，最后非常大胆地询问晚上有没有兴趣一起出去玩？

关凌蓝很淡定地继续装哑巴。陆泊然买了饮料，远远地就看到关凌蓝身边多了个高大的外国男人，他眼眸一沉，走近几步，听到外国人依旧喋喋不休，关凌蓝显然没什么兴趣搭理他，于是目光落在手上喝了半杯的凉茶上，阴阴一笑。

“嘿，亲爱的，我回来了！”

陆泊然猛跑几步，径直冲向关凌蓝，他刻意跑得快了点，到外国男人跟前装出速度太快没收住的样子，脚下一个踉跄，还跟着“哎呀”高声叫了一声，接着手起杯落，很从容地直接把所有凉茶都泼到了外国男人的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陆泊然满脸诚恳地帮外国男人擦拭衣襟上的凉茶，结果手上不稳，直接把西柚汁也反扣在了他身上！

关凌蓝在旁边看着陆泊然“笨手笨脚”的模样忍不住直乐，心想果然人不可貌相，“吃货”和“腹黑”这两个属性，原来是可以兼容的。

外国男人没料到中途竟然杀出来这么一位，一句法语的脏话就在嘴边，堪堪骂了出来。

陆泊然的眼底闪过一丝清寒，从容地用法语回他一句：“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也愿意赔偿你的损失，但是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

法国男人被扣了一身饮料，又湿又黏，而跟姑娘的搭讪也被搅黄了，这些令他恼火不已，于是叽里呱啦地指着陆泊然就骂。陆泊然不甘示弱，法语说得如同母语一样流利，眉宇间敛了三分优雅五分随性，却把两分强硬的态度发挥得淋漓尽致，再搭配上华丽的尾音和醇厚的声线，完全是一副偶像剧的名门公子范儿。

眼看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亦乐乎，关凌蓝听得一头雾水。

法国男人不知道说了什么，陆泊然忽然上前半步，抬手揪了法国男人的衣领将他扯到自己面前，从菩萨低眉到修罗煞气只是短短瞬间，一身风雅当场散尽，只剩锋芒毕露的杀意，当场喝道：“你给我放尊重点！”

陆泊然原本只是想要给法国男人一个教训，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没素质，张口就是问候你全家，他向来心气高傲，自然忍不下这口气。

关凌蓝心中一动，这时候的陆泊然仿佛变了个人，连她都觉得胆怯，不敢直